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教猪唱歌

【加拿大】科迪莉亚·斯特鲁布 著 刘云波 译



Teaching Pigs To Sing

Cordelia Strube

新流行
译文
情感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教猪唱歌

【加拿大】科迪莉亚·斯特鲁布 著 刘云波 译

Cordelia Strub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猪唱歌 / (加拿大) 斯特鲁布 (Strube, C.) 著;
刘云波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8
(译文新流行·情感)

书名原文: Teaching Pigs to Sing

ISBN 7-5327-2905-2

I. 教 ... II. ①斯 ... ②刘 ... III. 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IV. I71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334 号

Cordelia Strube

TEACHING PIGS TO SING

Copyright: 1996 BY CORDELIA STRUB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CANAD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1-258 号

教 猪 唱 歌

〔加拿大〕科迪莉亚·斯特鲁布 著

刘 云 波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02,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905-2/I·1684

定价: 17.80 元



译 本 序

几个世纪以来，加拿大一直是一个地理、政治、经济大国，然而加拿大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却始终与它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种尴尬的局面终于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结束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加拿大文学逐渐摆脱了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犹如一匹黑马跃入世界文坛。在此期间，加拿大文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世界文坛刮目相看的小说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风趣幽默的语言描写加拿大旖旎的自然风光，反映加拿大民族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支迅速崛起的文学新军中，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层出不穷。继才华横溢，享誉欧美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之后，又先后涌现出了玛丽安·恩格尔（Marian Engel）、奥德丽·托马斯（Audrey Thomas）、海伦·威恩韦格（Helen Weinweig）、



简·鲁尔 (Jane Rule)、康斯坦斯·贝雷斯福德-豪 (Constance Beresford-Howe)、玛格丽特·吉布森 (Margaret Gibson)、卡罗尔·希尔兹 (Carol Shields)、琼·巴富特 (Joan Barfoot)、阿莉萨·范赫克 (Aritha Van Herk)、海伦·莱维 (Helen Levi) 以及本书的作者科迪莉亚·斯特鲁布 (Cordelia Strube)。

科迪莉亚·斯特鲁布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说家，剧作家兼演员，跟丈夫和女儿居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教猪唱歌》(*Teaching Pigs to Sing*) 是她的第三部小说。她的前两部小说分别是《亚历克斯和齐》(*Alex & Zee*) 和《卡尔布弗莱施博士和鸡餐馆》(*Dr Kalbfleisch & The Chicken Restaurant*)，第四部小说是《米尔顿的天赋》(*Milton's Elements*)。现在她正埋头创作第五部小说《吠犬》(*The Barking Dog*)。

小说《教猪唱歌》借用一句T恤衫标语作为书名。它描写的是二十世纪末叶城市生活濒临崩溃，人们突然丧失了安全感，丧失了方向感，丧失了对人类的信任，一时间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惟一的主人公)，单身母亲丽塔不仅时时被邪恶小人、宗教狂热者、肢残的乞丐与窃贼、恋童癖患者、性骚扰者、粗俗无礼的邻居包围着，而且身陷分崩离析的家庭泥潭之中：父亲愤世嫉俗，终日沉湎于彩票；母亲患多发性硬化症和痴呆症而终日在轮椅上受煎熬；哥哥痴迷上帝不能自拔，最后精神错乱而卧轨自杀；姐姐因不幸的婚姻而心灰意冷；她与之生过一个儿子的那个男人抛妻弃子，远遁非洲，六年来如石沉大海，



音信皆无。人世上的一切爱情、亲情、友谊、信任荡然无存，就连她的儿子——她惟一珍爱的亲人——也日益显露出独立的人格和叛逆倾向。尤其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儿子的性情、举止越来越与她所痛恨的“丈夫”相似。也许她与那位唠叨病友的关系使她相信世上可能还残存着友谊，但那种友谊的背后却是厌恶与冷漠。她想把儿子装进一个上面有拉锁的袋子里或子宫里不让他出世，好让他保留一点对人类的信任，但那只是异想天开。她不仅时时要跟橱柜里的老鼠和身上的子宫肌瘤作斗争，而且要时时跟失业作斗争。在六岁的儿子被鸡奸之后，丽塔对人类仅存的一点信任，对生活仅存的一点希望彻底破灭。她痛恨社会，痛恨人类，也痛恨她自己。她多次想通过自杀解脱自己，但又缺乏自杀的勇气，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活下去，等待着母亲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

小说《教猪唱歌》是对濒临崩溃的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洞察、有力批判与血泪控诉，字里行间又充满睿智的讥笑与冷面的讽刺。这种近乎残酷的黑色幽默立刻抓住了读者的心。小说1996年问世，欧美文坛大哗。褒扬之词铺天盖地而来。有人称它是“小说界令人振奋的新声音”；有人赞扬它“文笔巧妙，不同凡响”；有人说它“刻画人性的笔法令人想起卡罗尔·希尔兹”；有人甚至预言“科迪莉亚·斯特鲁布很可能成为第二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7年《教猪唱歌》荣获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奖。当然，评论界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早在本书获得总督奖提名的



TEACHING PIGS TO SING

时候，文学批评家罗宾·吉勒姆（Robyn Gillam）就认为，“假如斯特鲁布获奖，全国成千上万对总督奖深信不疑的读者今后恐怕只能读这种牙根管填料式的文学代用品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总的说来，欧美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誉远远大于毁。它为作者带来的声誉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谈到这部小说的特点，还有一点不可不提请读者注意。那就是，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无论与主人公是什么关系，每一次出场作者都是直呼其名，读者不得不时时停下来考虑“他(她)是谁？”作者大概是想以此表明人与人之间已无亲情关系可言了。当然，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需要时时停下来考虑的还远不止这些。

译 者

2002年1月于郑州

为玛丽·安而作

**千万不要试图教猪唱歌。
那样做既浪费时间，又惹猪讨厌。**

—— T恤衫标语口号



丽塔周围全是孕妇。她们坐在候诊室里的椅子上，又是叹息，又是呻吟。丽塔能够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她们那肿胀的子宫和乳房、缓缓蠕动的肠子以及时不时有尿液渗出的膀胱散发出来的气味。她们的手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和结婚戒指；丈夫们都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她们。丽塔讨厌她们，因为她们都有正常的子宫、正常的生活；因为她们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

“丽塔！”医生喊道。她随着那位男医生走进一间诊断室，心里在琢磨他为什么总是晒得黑不溜秋的。“把裤子脱下来，”他轻松地说。“我一分钟后回来。”

说是“一分钟”，可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丽塔下身盖着一条纸被单，两腿耷拉着坐在诊断台上。很可能是身心失调，她对自己说。医生会把手伸进去摸一会儿，然后会说肿瘤缩小了。他会说：“我的天哪，那些维生素B真管用。”



TEACHING PIGS TO SING

医生晃晃悠悠地回来了。“躺下去，”他和颜悦色地说。丽塔把两只脚插进镫形支架里，忽然想到，不知道过去有多少次让男人把器具、手指、舌头、阴茎伸进她的阴道里探查过了。“再躺低一点儿，”他一边嘎嘎吱吱地戴乳胶手套一边说。“把屁股抬起来。”屁股？丽塔想，他跟我说话怎么像跟五岁的小孩子说话一样呢？他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腹部上，另一只手插进了她的阴道里。“外面还在下雨吗？”他问。

“停了。”

她感到疼痛，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她希望那些子宫肌瘤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疼不疼？”

“有一点。”

医生又摸了一会儿。她受不住了。

“好了，”他拍拍她的膝盖说。“穿上衣服，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谈。”

她匆匆穿上衣服。

医生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头母牛，硕大的乳房，凶恶的眼睛。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不想切除。”八个月前他就曾经建议过，既然她不想再要孩子了，还是把子宫切除为好。他说那样可以避免再生更多的瘤子，甚至发展成子宫癌。但她固执己见。她说原本长在体内的东西，她不想割出来；她说她不想让人把自己的子宫扔到废弃无用的人体器官堆上去。医生表情默



然地听完她的话之后建议“等六个月以后再说”。她明白，他预料最终还得做手术；他已经开始在心里解剖她了。

“通过保守的手术很可能会保住子宫，”他对她说。

“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切除它呢？”

“因为我不能保证瘤子不会复发。”他的语气表明，他认为她舍不得自己的子宫纯粹是感情用事。她很想问问他，要是她把他的睾丸切除了，他会作何感想；但因为怕惹恼他，没有说出口来。

“那我得住多长时间医院？”

“四五天吧。”

“恢复得像正常人一样得多长时间？”

“这因人而异，有的人恢复得快，有的人恢复得慢。通常得六周时间。”医生急于看下一位病人，开始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需要服什么药吗？”

“只服吗啡就行了。”他伸手去抓门拉手。“你考虑考虑，想好了给莉子打电话。她会给你安排时间的。”

“好的。”

他打开门。她觉得不得不离开了，尽管她还想要医生向她保证不会有什么痛苦，而且她很快就会好起来。“你担心得太多了，”他对她说。



在梦中，她似乎要到某个地方去，可她就是想不起来



是什么地方。她只知道她必须赶到那里，否则马克斯就会大吃苦头。她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地寻找线索。她清空了写字台的抽屉，查看了电传机和应答机。突然，她两腿发麻，摔倒在地板上。她想喊叫，可就是喊不出声来。

马克斯拉扯毛毯惊醒了她。“妈咪！”他喊了一声，接着再拉，然后又用手戳她的肩膀。“妈咪，那个长毛贼老鼠又钻进我的柜橱里去了。”

她翻过身来看着他，试图要确定这才是现实，而刚才的都是梦。“你能肯定？也许它已经跑掉了。”

“绝对不会。”他用手电筒对着她，照得她两眼发花。

“巴迪，别对着我的脸照。”

“对不起。”

她揉揉眼睛。“也许你应当开开灯。”

“它会跑出来的。”

“那我开开灯怎么样？”

马克斯迅速吸一口气憋在肚子里。“它会发疯的。”

“也许你应当用空手道劈它，吓唬吓唬它。”

马克斯没有回答。他用手电筒在房间里乱照一通，然后用手抓住腹股沟。

“你想撒尿？”

“不想。”

她知道他想。“听我说，咱们先到盥洗室去，然后再查找那个长毛贼。”

“好吧。”



马克斯撒完尿，她随他穿过大厅，来到他的房间。那个长毛贼最近光顾得特别勤。丽塔担心，生活中缺少了卡森，给马克斯带来很大烦恼。他呆呆地站在他的充气式火箭旁边，两眼盯着那个柜橱。“小心，”他低声说。他用双手捂住嘴，以免发出尖叫声。

丽塔拉开柜橱门，往里面瞧瞧。“我看不见它，巴德。”

“看一看衣服后面。”

“没有哇，”她用手臂在里面划拉一阵说。“回床上睡觉吧，我在这儿呆一会儿。”她又把柜橱门拉上。他很不情愿地回到床上。“这个长毛贼不在你的柜橱里时会干什么呢？”

“不知道。”

“可能是它感到寂寞，所以才来拜访你。”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这是他的新口头禅，最近时常挂在嘴上，在“绝对”与“不会”上发同样的重音。他显然很喜欢这种斩钉截铁的语气。

她摸了摸他的脑门。“你为什么认为它很坏呢？”

“它很吓人。”

“是吗？”她捡起地板上的玩具猴子递给他。最近，他总要把所有那些填充动物摆弄了一遍之后才肯睡觉。他把它们弄到床上，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自己四周，睡梦中又会把大部分踢蹬到床下。“为什么说它吓人？”她追问一句。

“它很臭。”



TEACHING PIGS TO SING

“你能闻出来?”

马克斯肯定地点点头。

“什么气味儿?”

“屁味儿。”他为有机会说“屁”而感到兴奋，先是咯咯地傻笑，接着又把脸埋在枕头里。

“也许它不是要吓人，”丽塔说。“也许它只想和你交个朋友。”

“绝对不会，”他趴在枕头上说。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

他把身子翻了个脸朝上，将猴子尾巴绕在自己的大拇指上。“你说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它不是想和你交朋友?”

他把猴子的尾巴松开，把它贴在猴子的身子一侧，然后将猴子紧紧抱在胸前。“我梦见萨姆被轧死了。”

“咳，没有的事。”

“它被轧扁了，流了好多血，肠子都流出来了。”

她用手在他的肩胛骨之间揉了揉。“你想弄清楚它是不是平安无事?”

“不，那不过是做梦。”

“也许明天我们应该把它的笼子好好擦洗擦洗，弄些小萝卜犒劳犒劳它。”

“好吧。”

她在等待，等马克斯入睡。耳边传来夜间来来往往的汽车声和偶尔响起的警报声。她决定明天给莉子打电话。

她要动手术；她要活下去。“睡着没有，巴德斯基^①？”她小声问。他没有回答，眼睛闭着。怀里抱着的猴子已经松开了。



她坐在餐桌旁边等待天亮的时候，心里不禁为钱发起愁来，尽管她知道发愁也是徒然的，除非她准备为此做些什么，比如穿着短裙，邀请那些衣冠楚楚的男人们共进午餐。她态度并不好。她认为，她之所以能受雇，是因为写东西出手快，索要的报酬低。她匆匆翻阅了必须在星期五以前完成的剧本手稿，想象着他们打算雇佣来扮演银行经理的那位蠢笨的男演员的形象。那位演员将要身穿套装，表现出一个与真正的银行经理截然不同的敬业、真挚、诚恳的形象。她用笔圈出一个打错的字，然后把稿纸推到一边。

有件事正在烦扰着马克斯。他曾试图向他解释：卡森想结婚，想有自己的家，这是绝对正常，绝对公平的，但马克斯就是不肯接受。马克斯相信，卡森想有自己的孩子，那是因为马克斯令他失望了。丽塔想不出办法来消除他的这种信念，也无法让儿子明白他惟一的成年男性伙伴的离开是正当的。她怀疑他偷听过他们吵架，担心他明白那些话的意思，比如“自私的坏女人”。她试图向他解释，说卡森

① 前面的巴迪、巴德均为巴德斯基的昵称。



离开全是因为她，说她不想再要孩子是因为她跟马克斯在一起很愉快，她就要马克斯一个。但马克斯坚持说他想要个弟弟。她无法向他解释，另一个孩子一旦出世，他立刻就会降到次要地位。

她无法解释她讨厌怀孕，她感到那就像母牛似的；她无法解释当人们把他放在她胸脯上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同他毫无关系，甚至怨恨他吸食自己的奶水，把乳头磨得生疼，简直就是侵略。至今她仍然感到内疚的是，她刚看到他时并不爱他，认为他的耳朵跟斯波克^①的很相似，而且连头发也没有。别人家的婴儿都有头发，耳朵也都很正常。她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婴儿，好让她感到自己是个正常的妈妈。她以妒忌的心情观察别的母亲。她们似乎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她们有丈夫溺爱她们，给她们送鲜花，为她们喝彩。一位父亲抓住新生的婴儿不肯放手，嘴里一遍又一遍念叨，“真是一件杰作。”但丽塔仅仅盯着马克斯看了一会。他的嘴不嚼乳头的时候，她就学其他母亲的样子，把他扔到一边；然而，当他流口水、打饱嗝的时候，她却一点也不感到激动。她有一种感觉：这个在她肚子里形成的外星人非把她吸干不可，非把她在多年失业，遭人嫌弃，被可悲的风流韵事折磨之后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灵魂抢去不可。

① 斯波克（1903—），全名本杰明·斯波克，美国儿科学家。其著作《婴幼儿护理常识》建议父母用宽松和理解的态度护理婴幼儿。该书发行三千万，影响极大。